宋版

宋

王誕 兄子愷
王惠 從父弟球
王裕之
王韶之
王准之 族子素
到彥之
張興世
王華 父廙 孔寧子
王玄謨 子絢 兄子蕃
王鎮之 弟弘之 子曇生 阮萬齡
王慧之
王懿 兄孫文和
垣護之
袁湛 弟豹 豹孫顗

孔靖 子靈符 靈符子深之 深之 孫顗

殷景仁 從弟淳 淳子孚 孚子臻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恨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之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廻高殿珣嗟歎其清枕因而用之襲爵鬷雉鄉侯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府以誕爲功曹累遷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諮議參軍桓修與玄志趣不同遂討桓玄欲乘忿誅桓氏誕固諫修爲之陳請得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長史甚賓禮之誕父客思歸乃說循曰被蒙殊眷士感知已實思報荅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循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竊謂將軍非計也昔孫伯符豈下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

還武帝請爲六尉諮議參軍盡心歸奉日夜不懈帝甚
委仗之盡循自蔡洲南走
誕密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
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
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武帝納其說七年
遷吳國內史以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
誕固辭以墨縗從行時諸葛長民嘗手留府事心不自安
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民似有自疑心
卿詣宜便去誕曰長民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
必當以爲無廣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
是先還九年卒後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
子偉世侍中左户尚書始興公詡子優宇子游母晉
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優尚武帝第二
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傑優縛諸庭樹時大夜雪噤
凍久之優兄恢排閤訴主乃免優謙虛恭謹不以世事
鄣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長子藻
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
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

藻下獄死王與王氏離昏宋世諸王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憎妻公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斆作表讓婚首叙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才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侪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自害於曚叟殺仲幾不免於彊鉏爰及王藻戮笑遂爲覺諰褚曖憂憤橫致夭絶其言驕妬之狀曲盡形容上因以其表遍示

諸王用諷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王表求還舅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景昌業位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梁史有傳

王華字子陵輔國將軍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厥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厥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厥即聚衆應之以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厥罷兵厥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厥厥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

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嚴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
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
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
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如此
者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嚴喪
問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
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
以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
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侈每行來常

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
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盡是殿下乃
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
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
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王不
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
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獨畏嚴將來必不自
容殿下寬殺慈仁天下所知宜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
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謝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

功勢均體敵莫肯相讓脫有異論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文帝從之曰鄉復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脩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躭權日夜構之於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邨甯子命去之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晉詩王粲登樓

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二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

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王憲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禄大夫憲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憲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憲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憲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太尉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内史劉瓌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憲亦造別還過俊

球球問向何所見憲曰唯覺即時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博辯辭義鋒起憲時然後言時苟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若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憲獨徐起姿制不異常時任其沾濡宋國初建嘗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憲君之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憲代焉憲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

封如初談者以廓之不拜
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
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意從父弟球字脩玉司徒謐
此元嘉初卒贈太常無子惠意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
之子也少與惠齊名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亘都王
文轂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勳朝廷球欵曰
端坐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
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
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

改容謝焉球簡貴不喜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
常云脩玉亦是玉庖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
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
往來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
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
事爲本刀筆閒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
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當貴復那可解球兄子覆深結
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
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湎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

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又譖湛之久履徒跣告球球命
爲取履先温酒與之譖曰當日謂汝云何履怖不得答
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上亦以球故免
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
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緑尚書加文多疾公應以淡退求
尚之曰當今乏才羣卞宜加勸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
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朝廷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
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
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晉此任蓋所以
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從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
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無子以從孫奧爲後奧齊

史有傳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遵字伯遠司徒謐之長兄位
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
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
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
智使人恩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

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言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所推讓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暢玄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人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

稱善文帝甚悅明帝娶其妹而以景文之名名之武帝五（新安公主）適王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昌文上

太子太傅　簿轉太子舍人累遷中書侍郎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差武入討景文遣開便歸以父在都下不獲效身事立頗見嫌王昇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位中復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昌德孔覬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好直聞不臨人喪及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

尉士衛將軍加給三十人
中庶子坐與秦朝請毛法
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
領職永光初爲吏部尚書
景和元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帝剪除暴
徵景文爲鎮左衛將軍
左僕射丹楊尹
乃受詔封
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
時又謂景文在江州
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
射卿已經此任東宮
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
清才令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
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
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
宗室驃騎既云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
江通接荊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
關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勲之此選

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僕射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上荅詔嘿以貴蒲誠之大民從吳離權

時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惟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云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止與客基扣函看復封還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基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

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
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啓荅勑并謝贈詔
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
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
耶乎文哉絢應聲荅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
之風必舅尚之子名偃故絢云云及長篤志好學位祕
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絢弟纘齊史有傳彧兄子蘊字
彥深父指太中大夫指人才凡劣彧蘊不為羣從所謟

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
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
之曰阿荅汝滅我門戶蘊小字荅與童奴貴賤異音烏絢
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縣男歷晉陵義興太
守所在並貪縱後為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京師王
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御溝側被重創或扶以免事平
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開明言於
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吏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
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淵慙乃議用蘊為湘

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浣收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王裕之字敬弘琅邪臨沂人也與武帝同諱故以字行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字與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其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爲荆州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耆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意甚好之轉安西長史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桓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武帝以爲車騎將軍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敬弘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開署文案初不省讀嘗後聽訟上問以

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雖以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歲順帝昇明二年追諡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亮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五辮着青紋袴襴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婦女子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政熟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矣上亦不彊也子恢之被召為

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文帝嘉而並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以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撻恢至位新安太守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官至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並曰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illegible]之子秀之

列在齊史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飢荒遣鎮之衔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摽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

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禄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少孤貧言於外祖徵士何準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司徒主簿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政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殺冠文還姑孰祖送傾朝

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表薦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暮年當今内外晏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又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家在會稽上虞性好釣上虞江有一埭名三石頭弘之每垂釣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

閒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
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
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
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戔戔曰會稽旣豐山水是以江
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栖者寡若王弘之拂
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
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漸河之
外栖遲山澤如斯而已殿下愛素尚好古夢想巖穴若遣
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事矣也弘之元嘉四年卒
後顏延之欲爲作誄終不就弘之子曇生好文義以謙
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
初吳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
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
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
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
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爲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爲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祕書監普曜
子晏自有傳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太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録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絶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爲不耕荅曰我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學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韶之因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王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住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義熙十一年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武帝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采書坐禁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傳亮等景平元年遷

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
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
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勉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
憾文帝兩嘉之韶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
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爲吳興
太守卒撰孝經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七廟歌辭韶之
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
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欵穆之求侍中如
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人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
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
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明帝泰始
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
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
是衆署共呪詛悅之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棰之及
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涯陰密令喪瓜步
承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案覆無所避得姦甚多於
江投之中流

王淮之字元曇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語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為本國右常侍桓玄簒位以為尚書祠部郎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豫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詩記泰朝云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坐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

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撙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在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郎宿尚書改領吏部性嶢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為丹楊尹淮之究識舊儀閑無不知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

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便足了天下矣然當夢之風素不爲時流所重所撰儀注朝廷咸見遵用年二十九卒贈太常子輿之位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列在梁史准之族子素字休業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嘗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王國侍郎母憂去職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管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倫累懷孝武帝下詔徵素與處士朱百年並爲太子舍人不就素既屢被徵辭聲譽甚高山中有蚊聲甚清遠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蚊賦以自況泰始七年卒年五十四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豳州刺史祕七世孫也祖宏仕石虎父萬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沉審有意畧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荀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字元德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徑大澤不能前固懼卧於林中忽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問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云須臾復來得飯

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日暴雨江溢莫知津涯遇南一白
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得
濟與元德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猶遼所留使爲將帥
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秦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
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得免晉太元末徙
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以字行北土重同
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
人不至者以爲不善我不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
南貴戚是太原人乃遠來歸之愉接遇甚薄因至姑孰

投桓玄值玄篡位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
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
德果勁有計畧仕玄爲殿中將軍武帝甚知之告以義
舉使元德於京邑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大
事不可不密且兵家務拙速不貴巧遲玄無遠慮好冒
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
德竄走會義軍討京邑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
帝於焉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
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

德率諸軍爲前鋒小大二十餘戰每戰輒克盧循寇逼
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
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
合妖寇孑突乘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且四海之
內所以奉明公者道存故爾今自投草莽則同之匹夫
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求其主耳此謀若行
請從此辭武帝甚悅除輔國將軍使戍白石及循退仲
德率劉鍾追討大破之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
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
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
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
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
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鍾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
關武帝遂平長安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
都洛陽衆咸以爲宜仲德曰反宅中華誠是億兆顒顒
之望然天下艱難舋釁屢孔熾暴師經載士有歸心王化
始通新邦未附以衆情言之恐未易可立今當以建業
爲王基江左爲始本遷都之計以俟文軌大同帝深納

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彥之北伐大破魏軍魏棄河南司兗而去三州既定三軍咸喜而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雖斂戈北歸若河水合豈不能爲三軍患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陰其計諸軍進屯盧昌十月虜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壍而洛陽虎牢並不守彥之聞之以白立理必然也虜去我猶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必然也虜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泓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虎官等與檀道濟共救滑臺彊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惠宣著於人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存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年九十謚曰桓侯於廟中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爲家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

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十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桂大夫屈到之後也少以寒苦自立武帝討孫恩以鄉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行不在聞事捷馳歸而道規道規剋桓弘彥之時近南渡江彥之倉卒晚方獲濟奎京口武帝已向京邑帝謂同義曰到彥之應來而至必有故也及彥之至帝責之亦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爵白衣隨道規追桓玄於峥嶸洲力戰有功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京都彥之與檀道濟擒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很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遷道規輔國參軍建平太守武帝討司馬休之休之符郡發兵彥之斬休之使至太守師寂說彥之曰司馬平雍州父子一世驍雄今據六州兵精難以為敵劉公遠軍師眾老轉禍為福子其圖

之彥之慨然曰我受恩過分受屈勍敵當以死報國家況使劉公果決獨斷用兵如神奮不顧身山壘卵何憂不濟彥之進見武帝帝大悅更配百艦以爲先登事平驃騎將軍道憐錯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武帝受命以佐命功進爵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很山縣侯彥之佐守荊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民所懷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及徐羨之等廢少帝以少帝及廬陵王義真等率百僚奉迎文帝與傅亮等參百僚奉迎文帝

見殺疑不敢下彥之與司馬王華、華爲羨之等必無異志從之又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彼旣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允荅羣情副遠邇之望也會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度亦厚自結納彥之船出揚子留馬數十匹及利劒名刀悉以與晦晦意由此不安二元嘉初討晦進彥之鎮軍

將軍彥之於彭城洲戰不利盛修還夏口彥之不回
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西將軍荊州府事改封
建昌縣公其秋還南豫州刺史監
上以彥之恩寵隆密將加開府欲先
之督王仲德竺靈秀尹沖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
朱脩之等八軍北伐自淮入泗泗水峻日裁行十里自
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濟州刺史庫狄吉戍
碻磝焚城走兗州刺史叱羅後燒譙臺輜重奔河北遣
將軍王玄謨向虎牢魏太將赤歸城戰大破之斬赤

歸等六人首魏洛州刺史亦棄洛陽奔彥之留柴脩之
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次
至虎牢杜驥奔走尹沖衆潰而死十一月朔魏軍向滑
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鑿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
士疾疫乃迴軍入濟發舟步下依倫南出得至彭城初
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藏舍空彥之上章
節謝罪文帝遣禮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免
州刺史竺靈秀弁軍伏誅明年夏却
復封爵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户品二益曰志公孝建三

年詔彥之與王導王廙音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
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
用皆早卒仲度子撝列在陳史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簒江豪彊石虎時自略
陽徙鄴祖敞仕符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黃仕
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爲尚書黃爲京兆太守武帝圍廣
固遵黃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冀
外散騎常侍黃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
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彊果元嘉初爲殿中將軍值

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以書諫彥之不納散敗
而歸文帝聞而喜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
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服報護之而
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絕護
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
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虆溝城還
爲江夏王義恭驃騎咨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
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翠所領馳赴帝以爲

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西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還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在多聚斂貨賄七年坐下獄免

憤卒謚壯侯護之弟子也本名世明帝益爲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虜戰輒合獲諸將不及玄謨甚奇之孝武鎮尋陽以遠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

隸柳元景爲前鋒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驍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淵就赭

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任搬版不供由是有黃紙札
南賊屯鷄尾祖持以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
地勝我今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
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沮中流一
梗糧運自艱乃制勝之奇也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
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浒流而上旋復迴還一
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賊飽則颺胡閻興世欲上
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
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惟有錢溪可據今往據之

其夜四更值便風乃舉幡直前徑據錢溪劉胡乘夜來攻
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乘驟盛夫驟既力
盛亦易衰此蕃敵所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乘晨
近興世乃命壹鼓之率壯士擊走之衰顏愠曰
是果敗興世又遏其
賊據人肝藏裹云何
仍亦奔散興世遂與
於青山遇一童子曰
唐縣侯泰豫元年爲

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沅
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
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
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
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
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
子鼓角共田舍公所吹
太多先人公能歸興帝
得

不污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
二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
爲方伯洲大十餘頃父仲子
欲將往襄陽仲子愛戀鄉里
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
案恭謹畏法禮言之曰此是天
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
滅敝而後行子從泰嘉末有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
邪內史並知名湛少與弟
以其兄子玄女妻湛武帝
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
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
拜授武帝帝冲讓湛等
使未聖不拜晉帝諸陵
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
之甥也嘗於公坐謾湛
大三。十八

豹
豺
豸
豹
豺
豸
豹
豺
豸

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
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
后父贈侍中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
明三年孝武幸藉田經
淳淳子植並早卒潛
初爲著作佐郎累遷
給事議參軍領記室豹善談雅
俗每商較古今兼以
詩詠聽者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
陽縣侯孟懷玉上母
以爲婦人從夫之爵
宜從子秦免尚書右
等官詔並贖論後坐事降
石伐蜀武帝使豹爲檄文甚工義熙九年卒後以參伐
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吳郡太守洵弟淑太
子左衛率不從元凶之亂爲其所殺在忠義傳洵子顗
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龔南昌縣五等
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
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
從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
入顗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

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壅毀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畧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淦縣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羨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顗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即以顗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顗勇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遣荊州與簒邵陵王友鄧琬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明帝顗子秘書丞戬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共起兵便建牙馳驛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

進號顗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顗本無將畧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隨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換襄陽之資顗答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營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明帝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未經爲臣今追蹤實馭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乎取飛鸞讀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開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天邪非不能死蓋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豪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位方得改葬顗子戩昂戩爲黃門侍郎忿溢城尋陽敗伏誅昂知名梁

世有傳顗從父弟粲順帝初遷中書監司徒侍中時應
高帝將革命粲於石頭舉兵匡復不克死之列在忠義
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字
稱祖瑜晉車騎將軍父閒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
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為山陰令
不就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
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
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
曲意禮接贈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
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樞位不如
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以為然時虞嘯父為會稽內
史季恭求為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
恭為會稽內史使爵封版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
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為桓玄所授開玄敗開
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任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
整浮華剪罰游惰由是竟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
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為下山王居郡聽事

二千石常避之孟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内史脩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季恭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符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尚之有家本會稽

於永興立墅周回二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一頃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斂容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愍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在官政績脩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禄大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祠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忽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父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各減一等江陵罵母母又自裁

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
唯有打母遇赦猶流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
曰夫題里逆心毒仁者人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
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書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
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鳥首
婦本以義愛非天屬若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
允正法詔如深之議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
之齊史有傳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祖羣晉御史中丞祖

沈丞相掾父厥光祿大夫琳之博學有志力少好文章
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
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以為洪範八政以貨次
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
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
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實不充衣
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
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昔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
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

也是以司馬文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士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故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之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殺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兒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隨時稱刑厝

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死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臣竊已後惟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弟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鐘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竄身廢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

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
黜陟舉逸按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
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
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龍袞封之印奕世相
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
內外羣官每遷輒改討尋其義私所未喻若謂官各異
姓與傳習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異雖
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詐夷之臣忌其
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
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
嫌於印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
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
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
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函門衿歷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
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改必駭然苟無
關於精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

當式遵先典鑾輦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爲人患者乎
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無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
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
不傾産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是乎愚謂宜一切罷
凶門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二年除武帝平北征
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
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回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僕射
憲與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瑒之爲中從事羨之
使瑒之解釋琳之使得安寢其事琳之不許同我觸忤宰

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憲
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
祠部尚事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
卿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顗字思遠少骨
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書卑知名初舉揚
州秀才衡陽王義季以爲安西記室顗奉牋固辭義季
不能奪累遷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
重與侍中不異異後職任閑散田人漸輕孝建三年孝
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舉顗及司徒左長史

三景文並堪散騎常侍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
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
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
豈可變耶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
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爲御
史中丞坐鞫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顗安陸
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內史
如故爲人仗酒使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
忽不能由意權倖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
[illegible]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
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
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
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否性真素
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麤敗終不改易
時吳郡顧顗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
言清約稱此二人顗弟道存從弟徽之顗營產業二弟
請假東還顗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
屬覩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多之得此甚要因令上置岸側

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麤服玩甚華顗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並有輕之之意顗遂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陽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顗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顗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顗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顗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召爲太子詹事遷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顗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顗以廢帝侈費都下罄匱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顗然其言遂發兵馳檄顗長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

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爲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時顗前鋒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便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繼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顗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咸勸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少定乃築壘息甲建武將軍吳喜及督護任農夫等繼至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捷皆着犀皮鎧執短兵遂配農夫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惟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東人見之輒奔農夫進義興與吳喜擊諸柵大破之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時齊高帝率張永劉亮等諸軍至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

宗陳景達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杆宗城猶未固道隆率
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隕斬杆宗首劉亮果勁以刀楯直
入重柵衆軍隨之即皆摧破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又
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璪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
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顗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
起兵攻郡顗以東西交逼憂懼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
聲云東討實趨石瀕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
以小船竄于山嵴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璪
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理顗曰江東處分
不二不由身委晏晏即送是平生所好僑中郎張緩封倉庫以
外皆死求酒曰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
待王師晏至郡
孔璪投門
標等並詣吳
陣斬十七人
顗弟道存位
顗望皆立陵
入曰立陵者弗平建康其始難尅
以爲侍中行
州事事敗見殺

殼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退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為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為文而敏有思致口不談議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議舊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官舉才以旌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遷太子庶子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詔曰景仁追不可奪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後轉左衛

時與王弘同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石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

國貽則後景三從之丁母憂奪情起爲領軍將軍固辭
上使網紀代之乃遣中書舍人周捷興載還府服闋遷尚
書僕射太子益管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初皆
被遇於武帝湛以宰相許之湛嘗暮外任會王弘王華
王曇首相繼卒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
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
景仁不可移奪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
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
尋復加領吏部

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
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
上不見許使傳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
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
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
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
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聞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
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
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

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
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
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閤左右曰
今年男嫁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
忽驚曰富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
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
劉湛爲祟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
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
道矜子恒明帝時益待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
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損疾恒因愚習惰父
好清序可除散騎常侍景仁從祖弟淳字粹遠祖允晉
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爲武帝相國左長
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始興王師卒謚曰元淳
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
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欲早有清尚愛好文義
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月凡四十卷行於世
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
昌朕共食孚盡盤昌朕二益殷尊羨昌朕司空無忌子也孚徐

轂筋曰何無忌諱字位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表檠補淵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畫景王儉爲丹楊尹引爲郡丞表昺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荅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沖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廣陵太守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弑立以爲司隸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爲劭盡力建鄴平賜死沖弟淡字實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

列傳第四十七

宋

褚裕之 兄秀之 淡之
何尚之 父叔慶 子湛之
張邵 子敷 兄子暢 子淪
范泰 子曇 孔熙先
徐廣 鄒緄
裴松之

蔡廓 子興宗
張裕 子永
荀伯子 族弟昶 昶子萬秋
鄭鮮之
何承天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褒之曾孫也祖歆
祕書監父奕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
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
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
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
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
為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
宋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
輒令方便殺焉或誘畧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

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
慮有酖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害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
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
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乃以被
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
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
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反其支
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
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后於是孫法先自號

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遥以鄭
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
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
貟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貟
外散騎常侍謝岑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
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
在鄴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
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
淡之遣陸邵水軍拒之而自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

參軍漏恭期合力大破賊於柯亭淡之喪卒謚曰簡子
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
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
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慶力戰
有功循南走武帝版行廣州刺史加都督建威將軍領
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賄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
錮終身還至都凡詣親交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
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
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

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文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繢位太子舍人亦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諡曰尚主著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天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户尚書卒

楊尹元凶弑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丹楊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勑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時始生一男爲勑所殺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楊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淵列在齊史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墳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

素爲武帝所知再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此地傳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事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已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肯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傳亮率百寮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吕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

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何可得邪時亮已與美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東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皆就與若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以書求

髮服廓答曰知須髮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與宗宇與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與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與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

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
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
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與宗獨臨哭甚哀孝
武踐阼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與
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
辭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
與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
虞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
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舉兵孝武輿
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
曰卿獨不叫與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淳泣
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大悅與宗奉旨慰勞廣陵
州別駕范義與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謀與宗至躬自收
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與宗
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
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盧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鑕
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與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
上知之亢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

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
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昔坦昔為戎首今身尚
存累經赦書猶當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士事
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閣見從出為東陽太守
後為左户尚書轉尚書吏部時上方盛滿宴虐侮羣臣自
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讖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
侵媟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王昶之曰蔡尚書常免
昵戲去人實遠昶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
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

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十
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
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改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
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時義
恭録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
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
近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録以下
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
悋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

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

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辭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遷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畧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遇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

今又頭校爲不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詣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貴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甲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由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罪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尼寺尼知尼爲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生袁顗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王上甚睦

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又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吾內免禍各有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謂耳目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憂怖旨搖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晉安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舊者非欲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

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
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
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
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忠致禍
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興宗聞興宗謂曰領軍比日
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
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
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簡
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
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
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揖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
因朝宴捶殿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
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
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文增喜希喜等曰當艱難時
周旋輩無一言相叩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
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

免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大醫閤口興宗謂尚書
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
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
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
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
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
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
射尋領衛尉時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
興宗曰今但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必

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幸公言平吳之後方當勞聖
慮耳尚書褚淵以毛刊版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誠
如卿言褚圻平面送表顯旨敦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
與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
許之復封樂安縣侯固辭不受時殷琰據壽
陽爲逆遣衛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
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
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真
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不敢降又乃歸順先是徐州

刺史薛妥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
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妥都遣使歸順此誠不
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恐妥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
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妥
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
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
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憂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
曰我慌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
侯興宗珍孫子景元人才甚美興宗深異之周旋及景元
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
母老女幼流離妥以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
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
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
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
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
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
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

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云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舊啓陳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禄大天北地傳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及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奇其才對命縛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室位至尚書右丞世共遏惡揚善善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元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

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生袁顗始生子豪而
妻劉氏亦亡與宗姊即覲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
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
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
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已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
是不可違之勵邪舊意既垂豪亦他娶其後豪家好不
終顗又禍敗豪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
女無子蘆居名門高實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
宗並不許以女適豪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

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
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參軍彭
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
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左光祿大夫云文
纂行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
昇明末卒順弟約撙齊史有傳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
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璲與叔
度母情愛甚篤為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

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是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三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閭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者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制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大保王弘每稱其清

身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飲酒博弈不治行業爲鄉閭所棄唯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混之將誅以操立帝領征西補府主簿從下邳還會以公事免還都困憲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後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

開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
褒徙東陽舩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
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
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
長史劉斌爲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
外置學聚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頓川荀子華太
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
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
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
丹楊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
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作衆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
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
迹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
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
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祭酒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
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州三神
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興役尚之又

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前翳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前翳鑿議者多同尚之議誠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自永布廢興未容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今貨慣圖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爲行宜人之貨自倍分者彌增其

軍沈演之等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益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若以一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復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遷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或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仕遇有殊便宜未宜申許尚之遂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表淑乃錄古來

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時侯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爲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藏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爲重於是坐者並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等議咸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巨夏口在湖江之中正當兩道接雍梁實爲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一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五

左以來揚州爲根本委荆州以闇外至是並欲分之以副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獎甚苦尚之謂曰今主上虛懷側席詔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後延延之以尚之

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宜圖人妄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乃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素衣蔬食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此致忽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薨年七十贈司空諡曰簡穆公子偃字神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旨百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頴竣至是始責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冗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

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戎告醫不仁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遥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事在後史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起兵應大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腳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不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耆

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諡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
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
祿大夫顏延之隣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嘿
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
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
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
登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其處年過百歲位至三
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纔卿校而累世貴顯
證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

昌云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尚書令傅亮所賞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
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始加脩撰徙永爲刪定郎
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
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
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
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
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
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
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玄謨

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爲魏軍所
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
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免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
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軍如此
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
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
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勔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一
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
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
曷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
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
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言
元二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
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
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
有銅滓乃扣鐘求其麤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
爲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
薛安都累戰尅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兗

州刺史時薛安都據彭城詔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皆斷落僅以身免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加斥責安都以北行失律因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副其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著矩也以錢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還家有謝方童候須何

迨之等竊其權職貨盈積方童等十餘人殺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便驅馳志在宣力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鹽必綦坐盡與士卒同甘苦朝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已陷永衆遂潰棄軍而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

爵以慨發病而卒弟岱子瓌穆齊梁史各有傳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簒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屬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簒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桓玄邵白敞王府君被徙大人左遷君親之耻忘存雪報今義兵起宜表獻忠款敞從之武帝大悅命書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以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吳郡太守及王謐爲揚州召邵補主簿謐薨武帝代爲揚州

復以邵爲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須多問劉穆之白於武帝帝益親之尚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陸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收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倉庫及舟船遣人領之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

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
慮矣九年世子始關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
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
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邁近不幸誰可代之尊業
如此苟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
青州刺史檀祇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
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
若有相疑之跡則大釁已成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
韶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將欲發詔以司馬徐
羨之代之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
之義宜須諮上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
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六臣節
十四年世子改授荆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
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荆州刺
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
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爲刺史將署府僚
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文人垂爲政之要從
之荆州刺史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

嘉五年遷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權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淅二州蠻屢屢屬為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之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貢獻使至蠻以為是敷因掠之邵坐此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輀車將子從焉長子數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鑰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屈揵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

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
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數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
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暗數不奉詔曰臣
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數小名檀父邵小
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
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數同省名家
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
曰吾等並正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數先方設二牀
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
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
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又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
源起自數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
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
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
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
未葬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
稱孝張里邵兄禕少有節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
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寄付禕使密加酖毒禕

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在晉忠義傳褘子暢字少微與從
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
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
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
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
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
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圍彭
城數十里義恭以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欲棄彭城
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

沈慶之議欲以車營宮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
妃嬪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
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鄴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
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鄴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
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去情但以鄰宿嚴固欲
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奔散欲至所在何由可
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存未窘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
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孝武
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既至

乃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壇屋先是隊主前應見執至暉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仍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是使我知因言說父之城內有異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孝伯曰隣國之君何得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隣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父關南信殊當憂邑善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聞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從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

徐寶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儀送與太武又遣
送鐶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
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
療目痛柔鹽不用食唯療馬脊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
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
意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
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
僮來暢又宣旨咨曰魏主形狀才力又爲來往所具李
尚書親自銜命不愚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
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普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
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
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
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
乏故不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口石榴出自
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穭君
而著此使諸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
不武受命統軍戎旅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
借箸筵侯琵琶笙笛等樂器及綦子孝伯辭辭亦北土之美人

暢隨宜應荅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秀潤尊伯及左
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二公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
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二年元凶弒逆義宣發
哀之日即便起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
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
不矚目見者皆願為書佐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東道
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
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永相長史暢遣門
生前傳賚下都因顧竣陳義宣罪狀傳賚看訖便
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傳賚遂不得達義宣
將為逆遣雙人詣京賚賚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
之靈賚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之以徇衆賴永相司馬竺
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著文檄
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
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軍主文謨棄與出營
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
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京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為
都官尚書轉侍中代羊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

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
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
閹帝曰何事相告初元以試道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
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閹故
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子
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歷
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
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琬
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
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
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
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爲東陽太守
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乘
坐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
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齊高帝輔政以融爲驃騎諮議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
史父甯豫章太守並知名前代泰初爲太學博士荊州
刺史王忱秦州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

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遊
處以來嘗欲有以相戒嘗鄉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
又無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
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
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
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嘗令擁
戈前驅以君持重欲將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
賢挫爲諸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
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尚會稽世子元顯專權

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爲
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龔爵遂鄉侯桓玄輔政使御
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雅之輔國將
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武帝義旗建
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
爲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
知名武帝嘗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
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親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
憐第二子義慶爲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君重

及道規追討南郡公應以先封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
以爲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爲尚
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
帝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
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言笑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
之然慢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後武帝受命議建
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奬進之道時學竟不
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官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
又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扁貯中
識者不吝及衰貧新有毛實難至者不言有無諸侯不
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拔棄所以明敎織滿
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戎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
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貨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儉
荒耳夫貨有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
共之其揆一也但今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
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
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藝術所揆若大夏鼎貫圖

賓冠衆瑞晉鐸呈象亦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
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愚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
於貧則功不補勞在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
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撰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匈牧
之說景平初加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
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
羡之傳亮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
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
王興亡戮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將大苗在

拜表遂輕舟遊東陽往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少
文帝不問時文帝雖嘗隱親覽萬機而委之等僧秉重
權泰復上表論廬陵王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
不奏三年羡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
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
以有脚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優納
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
既無益於枯苗復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
謝晦婦女猶繫尚方匹婦怨歎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

特原之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
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屢徵還
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慶遺
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
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年七十四
初贈開府儀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
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殼鐵今以此為報追
如厠產之頻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
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暈最知名暈字嘉宗母

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工隸
書曉音律初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彭城王義康
參軍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累遷尚
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
東府曄弟廣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曹
屬王深宿廣直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
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剔衆家後漢書為一家
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
欣鎮軍長史兄暈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暈在官母亡報

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瑾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陽爲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一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筭并無不兼善爲負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賄敗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計無所

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素不爲曄所知乃傾身事曄外甥謝綜綜雅爲曄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由此情意稍欵綜又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相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要熙先因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

作大系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荅
其意乃定時曄方與沈演之並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
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獨被見曄又
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役意
好乖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
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
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改以妖
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豐跡彰著遐邇而
至今無恙臣竊切惑晉文揆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

先素善天文云上必以非道晏駕當由宮內搆殘江州
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
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收綜隨從南」既為熙先獎
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
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
府史仲承祖義康舊人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
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讖密相往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為
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
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

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
之耳有法畏客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
寺尼法靜出入義康家內皆感舊恩親相拯拔並與熙
先往來使法畏客罷道法畏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
營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
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
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
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
元遣婢采藻贈之付以箋戲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論

熙先銅匕銅鑷袍段碁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
之湛之又謂瞱等臧質見與書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
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
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瞱中
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
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則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
弟休先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毒流儲宰乃
奉皇帝號於義康熙先以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瞱乃
詐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具陳禍福二十二年九

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許瞿侍上卽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乃上表言狀於是悉出檄書上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凞先兄弟並皆款服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其夜丁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以卿犄有文翰故相引以卿意難厭蒲正是無理然望驅扇朋黨帝曰何乃與謝綜徐湛之孔凞先謀逆曄曰古人言左手攉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凞先苟誣引臣耳凞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服明日仗主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凞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音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凞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別陳天文占候識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曄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遥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曄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僊也在

獄爲詩曰禍福本無非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
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辭首山側雖無稔生琴庶同夏侯
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
書出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云白日之炤炤襲
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
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照先笑之曰詹事嘗言論事無
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
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
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情哉埋如此人
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帝
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
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間綜曰時欲至未綜
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告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
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聞曰須相見不曄問綜曰
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
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

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撫其
子而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
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
母對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
日柰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
念妹及姑妾來別曄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
色曄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隨遂亂獨不出視曄語
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謁亦醉取地土及
果皮以擲曄手血爲別駕數十曄曰汝眞我邪謁曰

今日何緣復瞋恚父子同亡不能不悲耳曄當謝死寃
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言當相訟於地下其
謬亂如此臨刑又語人曰吾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
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皆
盛飾毋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數束無被叔父
單布衣曄及黨與並伏誅曄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
廣州謁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
孝武即位乃還曄性精微有思致屬類多善衣裳器服
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濮和香方其序之曰麝

本多忌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
黏濕甘松蘇合安息薰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
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爲無助於馨
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爵本
多忌比廋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
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
比惠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比也嘗獄中與謝綽姪言
以自序其畧曰吾少嫺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
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獨之會懷常謂情志

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
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
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
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
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吾始
觀史書政嘗覺其可不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
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
無例不可甲乙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
論旨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

然實天下之音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編作諸贊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之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構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

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事永不傳矣吾書雖小有意筆勢不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謝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點先就拘帝諮尚之曰使孔點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點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點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矣乎尚之曰臣昔謬得

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鷙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慮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材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羨晉驃騎將軍父猗祕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

彌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勳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嗣紹愚謂鉅平之封賞同鄭國故大尉廣陵公陳准黨謀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會西朝政刑失哉中興亦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藏否愚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樂陽縣公既被橫禍乃進等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瓘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勳閥

不伏貶降詔旨付門下並不施行衛子爲妻弟謝暐蘆
達入爲尚書左丞出補陳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
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簪纓之美謂
弘曰天下實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
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切以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
之後於焦黃帝堯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
陳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杞宋陳並爲列國亦薊祝
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

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武
始元年詔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嬪署
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
博士劉嘉等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
臣以爲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御史中丞荀
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無所屈撓之凡所奏劾莫
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
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出爲東陽太守卒文集傳
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伯

子姪弟昶字茂組與伯子絕服元嘉中以父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鑾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亦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遺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而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都立華林閣置三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餘年家道日窮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

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
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義熙初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
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城縣五等侯轉員外散
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
騎將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
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
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
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自
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自羲世荷晉德眷戀

故主因更歎欷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墳墓在
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寧此邑乞隨之官歸
於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
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
年成表上之又有荅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郗
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
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
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
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

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廣兄巍晉太子前衛率巍
子豁字萬同永初初爲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爲
時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
二百疋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而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祖
襲晉大司農襲經爲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
之下帷讀書絕交遊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
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住宮不廢論
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

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弓每事輒然本而尋之皆求心
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
因迹以成罪屈伸與奪難可等齊舉其一門陌皆可畧言
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齊乎而魯閔拳見善忠可
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
者不可勝言今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
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
則以隱處爲美扣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
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通

變不可宗一故耳若王陵之母見亨於楚陵不退身窮
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譥魏朝亡身爲效
觀其志非貪爵也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有
幾人至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
三十餘年不開人事温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友則終
身不著帢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文皇帝
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若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永嘉之
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
之諭也而雜以情譏宜在貶裁耳及武帝起義兵累

御史中丞性勁正不阿彊貴明憲有繩甚得司直之體
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之鮮之盡心武帝
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糾使書
侍御史丘洹奏彈毅帝輒寢毅使傳詔羅道盛詔無所
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任
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
義違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三
品以上父母及爲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
輒去職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

畢集穀素好擊鞠於是倣戲武帝與穀飲每久得其半
積錢隱人穀呼帝併之穀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
荅之四座傾屬既擲得盧穀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
大坐席與人鮮之大悅徒跣縯牀丫叫聲聲相續穀甚
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舅甥之敬武帝少事
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
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帝辭窮理盡
然後置之帝或時有慙恧色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
謬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容寬唯鄭不爾獨能盡

人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伐十二年武帝北伐以
爲右長史鮮之曾祖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相去三百
里乞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
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實誼
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
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
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
前至渭濱帝復嘆曰此地密邇見寧復有呂望耶鮮之曰昔
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

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
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
常鄴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請讓
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主上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
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爲
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
贍鄙親故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
爲武帝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
坐定謂侍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
之詣神虎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以從
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豫章太
守時王弘爲江州刺史寫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
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爲郡抑當
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
右僕射四年卒有文集行於世子愔如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
員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愽覽墳籍立身簡素
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華

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
之望松之拜此職時以爲榮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
縣有美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
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所以明示後世自非殊功異
德無以允應茲典俗弊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
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
不貴以爲欲立碑者宜悉言上爲朝議所許欽後聽之
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帝北伐領司
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領尅洛陽松
之若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勑之曰裴
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
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晉氏廟用樂
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元嘉三年
誅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
詔書奉二十四條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
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疾注陳壽三國志
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覽之曰此爲不
朽之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後爲南琅邪

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昭明子野別在齊梁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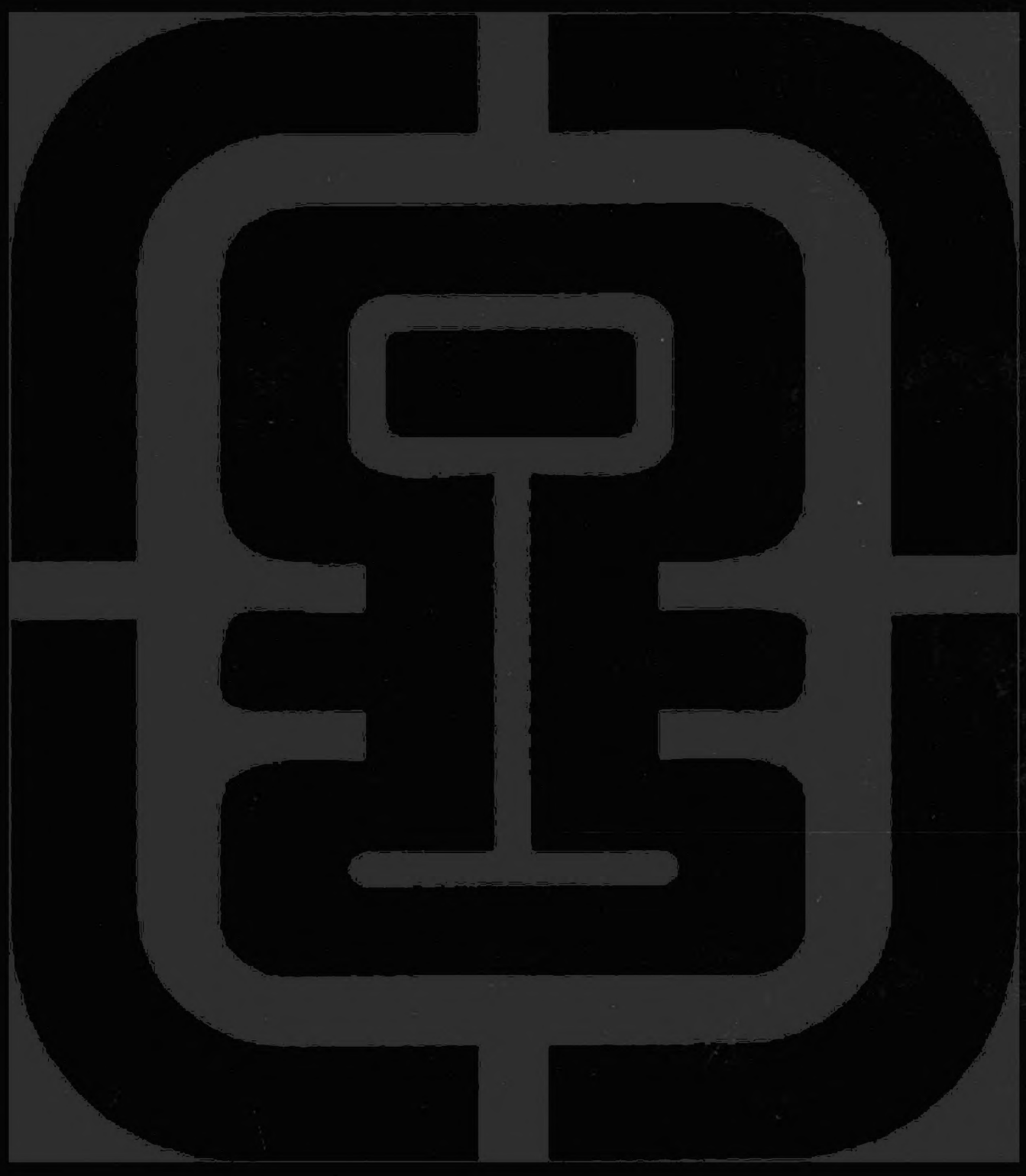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貫武帝義旗初建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遷通誠於武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隱陵縣吏陳蒲斛鳥銜誤中直帥雖不傷人應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蒲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徵罰可也轉爲武帝太尉行參軍武帝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謂承天曰公昔年在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複穆之非君不聞此言今日願爲卿徒劉郎恐不可復得也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

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
記室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嘉
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法稱違犯父母教令恭謹有虧
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父母謹尋事原心
嘉母辭自質錢爲子償責嘉雖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
辭令而殺之非也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曄密信報
之晦問計於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
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
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
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前舉用武
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
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
彥之宥之後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
舉爲劫制同籍眷親補兵道舉從單代公道生等並爲
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眷親
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眷親補兵大
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
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

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善大功之親不合
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暮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垂大功
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
不辨男女之異愚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
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
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
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
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頗
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姥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
子姥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楊溧
陽丁況等父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過葬當謂葬後
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
無棺襯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
伍積年未曾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糾
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歟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
興此言如聞在東諸郡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
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
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令若人葬不如法

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遣相告引十九年
立國子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
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
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畧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
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簒
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
承天素好弈碁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玉局子
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
武之金郎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
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
此士新威斗王莽三公立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
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而永又
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
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
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
應遣使先戒曰善候何顏色如莫不悅無煩多陳承天
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
糾奏太宰江夏王義恭歲給費錢三千萬布五萬疋米

七萬斛義恭奢侈用常不充遹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
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疋以上並應奏聞元輒以錢
二百萬給太尉府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
禁錮終身元又舉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四百七十柬與官屬求賣
價承天坐白衣領職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
以爲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
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
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行於世又
改定元嘉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梁史

有傳

列傳第四十七